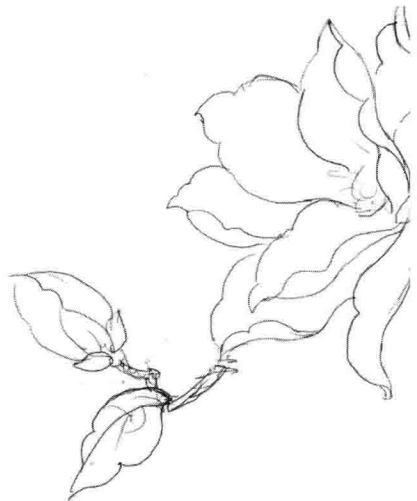


眸倾天下



Mouqing
Tianxia

慕容湮儿
作品



眸 倾 天 下



Mouqing
Tianxia

慕容湮儿
作品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眸倾天下 / 慕容湮儿著. -- 南昌 :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, 2014.7

ISBN 978-7-5391-8642-9

I. ①眸… II. ①慕… III. ①长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
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4)第063908号

眸倾天下 (全二册) 慕容湮儿 / 著

出 版 人	张秋林
责任编辑	张 周
美术编辑	彭 蕾
封面绘图	李 想
出版发行	二十一世纪出版社 (江西省南昌市子安路75号 330009) www.21cccc.com cc21@163.net
经 销	全国各地书店
印 刷	江西和平印务有限公司
版 次	2014年7月第1版
印 次	2014年7月第1次印刷
开 本	787mm × 1092mm 1/16
印 张	42.5
书 号	ISBN 978-7-5391-8642-9
定 价	54.00元

赣版权登字-04-2013-597

版权所有·侵权必究

(凡购本社图书, 如有缺页、倒页、脱页, 由发行公司负责退换。服务热线: 0791-86512056)

目 录 Contents



005 /	第一章	苍茫雪 帝后命
018 /	第二章	风雪残 夜未央
035 /	第三章	锁心劫 白楼梦
045 /	第四章	情始生 血相溶
058 /	第五章	伤黯然 意难平
071 /	第六章	冷画屏 嫣然笑
082 /	第七章	疏影横 冷摧残
093 /	第八章	富贵花 情何堪
107 /	第九章	前尘梦 火海生
132 /	第十章	神殿宇 王廷争

142 /	第十一章	环中环 局中局
152 /	第十二章	曲阑深 悲花凋
170 /	第十三章	宫阙深 锁红颜
185 /	第十四章	青绫被 笑饮泪
205 /	第十五章	深宫谋 黯惊魂
228 /	第十六章	冷彻夜 水沉浓
245 /	第十七章	魂梦杳 为卿伤
256 /	第十八章	心泪湮 纸灰起
264 /	第十九章	回首忆 花落去
276 /	第二十章	梅香紫 帐旖旎
291 /	第二十一章	幽情寄 冷处浓
309 /	第二十二章	伤别离 萧关去
323 /	第二十三章	殷红冷 无怨尤



眸倾天下



Mouqing
Tianxia

慕容湮儿
作品

目 录 Contents



005 /	第一章	苍茫雪 帝后命
018 /	第二章	风雪残 夜未央
035 /	第三章	锁心劫 白楼梦
045 /	第四章	情始生 血相溶
058 /	第五章	伤黯然 意难平
071 /	第六章	冷画屏 嫣然笑
082 /	第七章	疏影横 冷摧残
093 /	第八章	富贵花 情何堪
107 /	第九章	前尘梦 火海生
132 /	第十章	神殿宇 王廷争

142 /	第十一章	环中环 局中局
152 /	第十二章	曲阑深 悲花凋
170 /	第十三章	宫阙深 锁红颜
185 /	第十四章	青绫被 笑饮泪
205 /	第十五章	深宫谋 黯惊魂
228 /	第十六章	冷彻夜 水沉浓
245 /	第十七章	魂梦杳 为卿伤
256 /	第十八章	心泪湮 纸灰起
264 /	第十九章	回首忆 花落去
276 /	第二十章	梅香紫 帐旖旎
291 /	第二十一章	幽情寄 冷处浓
309 /	第二十二章	伤别离 萧关去
323 /	第二十三章	殷红冷 无怨尤

第一章 苍茫雪 帝后命

明月半星，星辰稀疏，几声猿啼，肆意挥洒于天地之间。

南国元和七年，我在这个荒无人烟的若然居住了整整七年。

若然居位于帝都西北郊深处，上下高岭，深山荒寂。玲珑弥望，薄暮冥冥，几座山峰相对耸立，枫树和松树交错混杂，五色缤纷，颇觉秀丽。沿涧亦有水瀑迸出石涧，滔滔汨汨。

一声笛鸣帘外，他又在吹笛了。

我睁着眼，静躺在床上侧耳倾听着水流飞溅扑簌之妙音，配合着一阵阵萧萧铁笛清鸣，激荡朦胧，直冲云霄。

每夜听着笛音我就能安然沉睡，现在已然成为一种习惯。

吹笛人名叫莫攸然，大我整整十一岁。他不仅有着精妙骇世的医术，更

吹得一手妙音好笛。

每次听他铁笛声起我就知道，他又在思念那位早已香消玉殒的妻子，我的姐姐——碧若。

此若然居顾名思义，攸然怅惘，碧若寒磐，已成空。

对于这个姐姐，我根本毫无印象。七年前，姐姐的惨死，使我一度昏厥，再次醒来已是一个丧失记忆的孩子，就连一向医术高明的莫攸然也无法将我治愈。

他告诉我，这是心结，因为姐姐之死，我潜意识里封闭了自己的记忆，由此可见我与姐姐的感情有多么深。

可幸的是这一切我已忘却，唯有他亲眼看着至爱之人倒在他面前，痛彻心扉，多年牵肠挂肚。

虽然七岁之前的一切记忆全是莫攸然告诉我的，我却深信不疑。

七岁那一年，我半躺在莫攸然的怀中醒来，第一眼对上的是他那温柔含笑的目光，我眨了眨眼睛疑惑地问他：“你是谁？”

他用那温柔得能蛊惑我心的声音回答：“我是莫攸然。”

我皱了皱眉，又问：“那我又是谁？”

他似乎没有想到我会有此一问，半晌才回神答我：“你是未央。”

未央，原来这就是我的名字。

从那一日起，莫攸然成了我唯一的亲人。

但是，我从来不曾唤他为姐夫，而是直唤他的名讳。

小时候他总是将我抱个满怀傲立在苍穹之间，我双手攀上他的颈项，随着他的视线眺望璀璨日月星辰。

有时候我会偷偷地打量他，皓齿朱唇，天质自然，萧疏轩举，幽深的眸子忧郁殇淡。一身素清雅衣配合密林山川绿叶，衬得他更加超尘脱俗。他有着常人无法比拟的风度，我时常会想，他这样一个出色的男子怎会安逸于一个小小的若然居，似乎有点暴殄天物呢。

我听着笛声悠悠，昏昏欲睡，有人轻轻敲着我的后窗，惊了我。

光着脚丫跳下床，将暗青小窗拉开，对上一双犀眸。

他将手中的托盘放在窗槛上，两碟小菜，一碗香喷喷的大米饭。

他冷冷地说道：“吃吧。”

我饥肠辘辘地抚了抚小腹，有些不自然地睇他一眼。

没想到，今日为我送饭的人不是一向宠溺我的莫攸然，而是对我向来冷淡如冰的楚寰。

两日前，我激动地顶撞了莫攸然，那是七年来第一次顶撞他。

记得那日，他对我说：“未央，你已经十四了。”

我点点头，是呀，不知不觉我已经十四岁了。

他又道：“再有两年你就能进宫了。”

他这四个字令我的脑子一片混沌，还有两年！

记得，在我第一次踏入若然居，他就对我说过：“未央，你要记住，十六岁那一年，我将会带着你进帝都城，见那位圣明的旷世之君璧天裔。他是你唯一的夫君，而你，将是他唯一的皇后。”

记得我紧紧地握着他那浑厚的手掌还傻傻地问：“为什么我要做皇后？”

“因为，这是天命。”他说这句话的时候格外认真，而我也将他这句话暗暗记在心中，虽然那时的我还不懂皇后是什么意思。

随着渐渐长大，在史书上知道了皇后二字的真正意思——弃妇。

就拿汉武帝的两位皇后来讲。金屋贮之的陈阿娇，终以一首《长门赋》宣告她此生必凄惨终于冷宫。平阳公主家的卫子夫，荣宠一时，奈何岁月流逝，色衰而爱弛，终绝望而自尽。

这便是身为皇后的下场。

他经常会一手托着我娇小的身子，另一只手执铁笛而遥指璀璨的星辰对我说：“未央，你看见那颗璀璨的紫微星了吗？将来你的光芒便会掩盖那颗星辰，因为你是命定的皇后，必定要母仪天下。”他似乎总在提醒着我生存于此的责任，生怕我会忘记。

当时我的脸色惨然一变，气愤地冲他吼道：“一定要如此纠缠我才罢休吗？什么母仪天下，我不稀罕！”

整整两日，我没有踏出房门一步，也没有吃任何东西，虽然很饿，却又因自己的倔强不肯出去吃东西。

楚寰见我良久都不说话，问道：“你不饿？”

我见他正要转身端着饭菜离去，一把从他手中夺过托盘说：“谁说不饿

了?!”

他没有继续与我废话下去，转身绝尘而去。我也见怪不怪了，与他相处七年，他一直都是这个样子，多余的话从来不说，冷冷冰冰。

初次见他时，他才十二岁，却是仪容冷峻，眸光犀利，身泛杀气，是莫攸然唯一的徒弟。

曾以为楚寰是个哑巴，每日只是不言不语地听着莫攸然说话，然后点头。可是与他相处的第二年，他突然对我说了一句：“你真可怜。”

我才恍然大悟，原来他会说话。

若说起“可怜”二字，岂不是更适合他吗？

至少，我有莫攸然，我有亲人。

而他，是一个孤儿，没有依靠。

其实我很怕楚寰，因为他那噬血杀戮的眼神，仿佛随时可以杀了我。

对于他的身份我一无所知，只知道莫攸然于七年前领我们一同来到此处，隐约察觉到楚寰的身份非同寻常，尤其是眼中昭然可见的仇恨。莫攸然这七年间从未间断地授他武艺，他的资质也颇高，更肯吃苦。所以，如今的他已是能与莫攸然匹敌的高手，而且他们还日夜秉烛研读《孙子兵法》，我不懂，既是隐居于此，为何习武，为何研读兵法？

若说莫攸然神秘，那楚寰更神秘。

这七年，我已经慢慢接受了自己的责任，做南国壁天裔的皇后，因为这是天命。可那日我为何如此冲动顶撞了莫攸然，我早就认命了不是吗？

我听莫攸然提过，我命定的夫君，南国的皇帝——壁天裔。

这个天下，本姓皇甫，而非姓壁。

就在七年前的一场雪夜，一位天骄少年横空出世，夺去了本属于皇甫家的天下。

他乃天下兵马大元帅壁岚风之子，年少时便随父亲四征，虏箭射金甲，履步摧胡血，大小近百次的大捷他功不可没。

皇甫家的江山就是壁家为其打下的，当时天下有句俗话：壁家在，天下定。壁家亡，天下乱。

当他夺下皇甫家的天下之后，用两年平定天下朝野臣民之心，两年培植属于自己的亲信势力。其后兢兢业业地治理天下，将天下臣民百姓领向空前

盛世，成为一代圣主明君。百姓道起这位帝王，无不竖起拇指啧啧称道。

莫攸然对我说过，壁天裔的后宫，美女如云，色艺双绝，才貌兼备。

但是，他的后宫没有皇后。

因为，那个位置一直在为我留着，未央宫整整空了七年。

原来，我名未央，也是天命呢。

不知不觉，我与莫攸然冷战了一个月。

他不再如以往因我的任性而宠溺地前来抚慰，而是漠然以对。

我才知道，这次真的惹恼了他。

多少次想道歉求和，我怕他会永远不再理我，因为他是我唯一可以依靠的亲人，世上唯一对我好的人。可每每话到嘴边却硬生生地咽了回去。

我没有错。

未央，也有自己的骄傲。

但继续这样僵持下去也不是个办法，总要有一方先低头吧。

终于在多番犹豫之下来到莫攸然的屋前，却在门外徘徊良久迟迟没有动手敲门。

还在踌躇之时，却听门“咯吱”一声被人打开，只见莫攸然与一位紫衣妙龄女子由小屋内踱步而出。

女子鼻腻鹅脂，皎若朝霞，分外妖娆。衣着皆是上好绸缎裁制而成，手工细致。第一次见到除楚寰与莫攸然以外的人，我略感新鲜，却又深感不安。

她见到我时，目光闪着异样的光彩。

我从没见过这样的目光，更不懂其中的含义。

莫攸然与她先后走至我面前，我不自然地后退几步，狐疑地看着莫攸然。

半个月都没有这样大大方方地看他，他的眸光依旧是那淡淡中夹杂着疏离与哀伤，双唇紧抿，见到我出现于此略微有些诧异。

莫攸然淡淡地回视着我唤了一声：“未央。”

一个月来，他第一次同我说话。

“她就是未央？”他身旁的女子勾起一笑，格外妩媚。

听到她的声音，我蓦地将视线从莫攸然身上转移到她，她是谁？

莫攸然看出了我的疑惑，忙出声为我解释：“她是当朝涵贵妃，也是我的

妹妹，莫攸涵。”

妹妹！他竟然还有个妹妹，身份还是我命定夫君的妾！

是的，在我眼里不论她多么受皇上的宠爱，权势有多大，她终究只是个妾。

莫攸涵从见到我那一刻开始就用审视的目光上下打量着我，我不喜欢这种感觉。

她带着笑容说：“果然是仙姿玉色，确有资格成为皇上命定的皇后。”

仙姿玉色，是个赞我美貌的词汇，但是听着却如此刺耳。

她的笑容甚是虚伪，既不想对我笑，何苦勉强自己强颜欢笑。难道，外边的人都喜欢用这样虚伪的脸庞对人？

莫攸然又说：“未央，快见过贵妃娘娘。”

我仍旧不发一语地站在原地，莫攸然皱了皱眉头，启口待语，却被莫攸涵抢道：“哥哥不要为难她，未经世事的孩子怎会懂这君臣之理，本宫不会与她计较。”

听她言罢，我不自觉地笑出了声：“不懂规矩的，怕是涵贵妃吧。”

一语惊二人。

我不急不徐地继续说：“我可是壁天裔命定的皇后，试问岂有皇后向贵妃行礼之说？”

莫攸涵脸色惨然一变，如花笑靥顿时僵住，一时竟不知该回些什么话。莫攸然看我的神色却是古怪，眯着眼上下打量着我，欲将我看透。

我知道，今夜的我与往常很不一样。

曾经，我沉默寡言，逆来顺受。

盛气凌人，言语刻薄，并不是我的本性。

莫攸然高深莫测地看我一眼，叹息道：“看来，是该送出去学学规矩了。”

闻言我全身一僵，他是要赶我走……

那夜，莫攸涵与她的贴身丫鬟与两大侍卫在这小小的若然居屈就了一夜。

而我却是一直静坐在屋前竹阶上直到天明，旭日升起。

睥睨眼前这片枫林，如今已是深秋时节，暗红的枫叶将整个枫林染红。

如今朝霞布空，如天叶一色，相连而映，熠熠生辉，赤若流霞。静静凝神望此情景，我不禁迷惘，我真的要被送离若然居吗？真的甘愿进入那后宫纷乱之地吗？

未央，你就知足吧。就连不可一世的天下之主璧天裔都在等着你，这是多么大的荣耀。

可是“天命”二字我从来没有信过。即使不信，我仍不得不由着它摆布，任它操控着我的一生，包括我的婚姻，我的夫君。

我不能拒绝。

无关天命，只关乎莫攸然。是他，要我做璧天裔的皇后。

莫攸然，一直是我所尊敬的人，所以我从未忤逆过他，即使是他要我进宫为后。

澹烟里，香雾飘零，惊风驱雁。

楚寰无声无息如魅影飘风般出现在我视线里，他腰间的长剑始终佩带着，从我第一眼见到他，剑始终不离身。

他幽暗的眼眸在看见我的那一刻僵在脸上，前行的步伐也停住了，表情木然。朝阳由他身后拂照，映出幻彩斑斓之色，与他那沉灰的布衣与暗冷的表情一点也不搭。

他问：“你见到她了？”

我睁着眼睛，一眨不眨地看着他，他继续说：“她要带你走。”

我自嘲地一笑，有那片刻的思量，才道：“你错了，若莫攸然不许，无人能将我带走。”

突然有些困了，想支起身子回屋，却连起身都费了一番周折。

楚寰始终站在离我一丈之外。

我不认为他还会对我说什么，他向来不擅言语，能有耐性与我说话已是破天荒了。想到这儿，就打算回屋好好睡上一觉。转身停留之际，却见莫攸然站在我身后，我怔怔地望着他杵在我面前，目光带着复杂与矛盾。在晨曦的清冷之风下，他的衣角随风翻飞，孤绝清冽，如雾霭一般虚无。

他说：“只因是天命，而非我不留你。”

我的眼眶一酸，泪水凝聚在眼眶之中，张了张口欲说些什么，终是咽了回

去。深吸上一口凉气，问道：“什么时候起程？”

他说：“接你走的人并不是攸涵。”

我含着冷笑道：“有区别吗？”

他沉下了眼眸，回避我的目光，似在愧疚。

我越过他朝自己的小屋走去，现在我只想好好睡上一觉，我相信醒来一切都会过去的。在关上小木门那一刻，我瞧见莫攸涵微倚在门栏之上若有所思地睨着我，唇边露出一抹诡异的笑容。

两日后，莫攸涵回宫了，原来她只是来看看我这位未来的皇后。一位妾竟能得到皇帝的允许，单独出宫省亲，这是多么大的荣耀与恩典啊。

我想，她一定是很得皇上的宠爱。莫攸然同我说过，壁天裔不是个怜香惜玉的男人，对于女人，他无情得近乎于残暴。芸芸后宫佳丽三千，能独得他宠爱的只有莫攸涵。

我问他：“为什么独独宠爱莫攸涵，难道他爱她？”

莫攸然笑答：“因为她是我的妹妹。”

我又问：“那壁天裔为何要等我七年？”

他说：“因为你是碧若的妹妹。”

莫攸涵得宠，只因她是莫攸然的妹妹，他与皇上的关系似乎很密切。

壁天裔要封我为后，只因我是姐姐的妹妹，姐姐与皇上似乎颇有渊源。

两句令人费解的话看起来关联非常大，我却无法将它们联系在一起，至今仍不能得到解释。

在送走莫攸涵之后，莫攸然别有深意地对我说：“未央，数日前让我见识到不一样的你。”

我的心因他这句话而暗自擂鼓，他又说：“原来，你一直都如此聪慧，心如明镜。”

是的，这七年我一直在他们面前装傻。

莫攸然与楚襄之间有太多不愿为人知的秘密，我与他们相处了七年，多多少少会知道一些。但是，为了继续留在若然居，我选择了装傻。可是，莫攸涵来的那一日，我却再也不能继续装了，因为我感觉到自己即将被推入一个无底的深渊。